

存在我記憶裡的詩篇

孔慧心

人們總說往事如煙，舊事彷彿如曝光報廢的照片，我們努力地追趕，欲盡力去挽留時光的腳步，卻只尋得如徒手抓水般的徒勞。而面對時光無情的流逝，記憶便是最有力的武器，像一隻成蟬，褪下年少的蟬衣和夢，小心地埋藏在歲月的根部，沉澱出歲月不斷增長所需的養分。

我無端在這個秋風漸起、涼意漸襲的某年某月某日，無比想念祖母。

我記得那時詩歌的音韻，我記得那時的味蕾的跳動，我記得那時的祖母。

自幼，我便因父母工作繁忙而被交由祖母照顧。祖母雖教育水平不高，但卻是我教育路途上的啟蒙者。猶記得她尤其是熱愛詩篇，每天的茶餘飯後，她總有數不盡的詩篇和我分享，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宋詞三百首》甚至是現代的《繁星·春水》，無一不讓童年的我魂牽夢縈。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祖母聲情並茂地為我吟誦著，情至濃處，總會輕輕地搖搖頭，伴隨著一個會心的微笑。氤氳的情感隨著風影浮動，給幼時的我帶來無限遐想，那是我對文字的第一次的情竇初動。我往往不求甚解，祖母吟誦詩歌的話音才剛落下，我已經在嚷嚷道：「再來一首！」。如此一來，祖母一讀便是兩三小時，祖孫倆樂此不疲。我在祖母吟誦的詩歌裏如饑似渴地尋覓著快樂，殊不知幸福已悄然落在我身旁。

我捨不得詩歌吟誦的完結，不忍聽到祖母聲線的戛然而止，更不願去忍受一切結束後湧上心頭的悵然若失之感。而祖母往往只是安撫我道：「世上萬物終有他的完結之時，而詩歌的精彩卻可以長存於記憶的一角，永不消散。」

那是盛夏的傍晚，似火的驕陽收斂了肆意，落日流金，樹影微微搖曳，把祖母身後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。祖母坐在門前的小板凳上，翻動這那一竹篩的荔枝乾，這麼多年以來，祖母每年親自晾曬荔枝乾似已成了她的一種儀式。而小小的我一如往常在一旁叫嚷著，軟磨硬泡地要求祖母給我繼續吟誦詩歌。「喏，一心，嘗嘗這荔枝乾先。」祖母道。儘管帶著滿心的不解，我還是接下祖母遞來的荔枝乾。剝開那清脆的棕色外衣，黝黑的果肉隨即滾動到掌心，當舌尖觸碰到果肉的那一剎那，絲絲的甜意便挑逗著味蕾，甜至心底，這是盛夏陽光的滋味。它雖不如剛採摘下來的新鮮荔枝一般清甜爽口，卻帶來滿口似可剪下來的細細收藏的幸福時光及陣陣回甘，郁而不膩。我臉上的表情由疑惑舒展成驚歎。「新鮮的荔枝雖彈牙可口，但保存時間始終是有限的，總會腐爛進而失去，而荔枝乾經過了時光的沉澱，流逝掉了清甜的汁水，留下最為珍貴的果肉，難道不比新鮮荔枝更為動人嗎？讀詩也是同樣的道理啊，最重要的是能不遺忘它的精彩，永遠銘記於心。」茫然困惑的雲霧被祖母的話語漸漸撥散，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。

流光易把人拋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。一直蟄伏心頭的恐懼終於湧現——詩歌走到了它最終的結局。別人總說日月如流，生命中錯失的種種會凝結成永久的

感傷，但我卻不然，因為我已不再畏懼歲月的消逝。誠然，我們無法扭轉萬物的始終，但是記憶，能把過往的精粹封存於心中，至死不渝。那些過往，隔著歲月，愈發愈落英繽紛。任憑時光無情，記憶始終有情，終會散發出如陳年美酒般的醇香。

縱使時光荏苒，前路崎嶇，回頭，總有那麼一個人在記憶長河中將你等待。原來，我所擁有的，已是這世間最為美好的。

——本文獲得 2020-2021 年度文學之星高中組優異獎